

第一章

牠是一隻野獸！

但野獸這詞不足以形容牠的存在，牠是狠毒、殘虐、暴力、血腥等等人間所有不好詞彙的化身，惡意是牠的糧食，報復是牠的本能。

牠的每次呼吸都仰仗在牠爪下喪失生機的生命，血與恨滋養著牠，怨與妒在牠血管中流動，牠是為傷害、殺死他人而存在的。

牠是一隻魔獸。

何謂魔獸？

將人世間最劇毒、罕見的毒物，活生生的放在大甕中，貼上惡意的符咒，之後讓那些毒物自相殘殺，在戰勝對方的同時，牠們會吸食對方的血肉滋養自己，最後這甕裡只會有一隻毒物能活下來。

只有最血腥、驍勇善戰的極邪毒物，才能在這殘酷戰爭中存活。

這毒物因為吸食各種劇毒，再加上符咒的催化，就會轉化為怪，若是飼養的主人道行高深，餵以己血，再下了更高深的咒術，牠就會變成來去無蹤、嗜血狂暴的魔獸。

這樣的魔獸依著嗜殺本能而行動，甚至有些還會反噬飼養的主人，只為舔嚐主人曾餵養過的甜美鮮血。

所以極少人有能力豢養，就算有能力，除非有無法除之而後快的深仇大恨必須靠其解決，否則誰也不願意養會反咬主人的狗。

「殺了他！殺了他！不論如何，給我殺了月季。」

這是打從他有靈識開始，第一次聽到的人名，這人姓白，名字叫月季，合起來就叫做白月季。

人名對他而言並沒有任何的意義，因為那時他還不太懂人的語言，被封在甕中餵以劇毒與血藥，不過他的智慧比人還要高上好幾十倍，所以很快的，他就懂得甕外的人在對他說什麼。

那蒼老的聲音含著顫抖、驚懼跟強烈的怨恨，每一日都在說同樣的一段話，而且反覆再三。

「殺了月季，殺了月季，去給我殺了月季。」

他知道外面的老人是創造他的人，而從他的聲音他了解到什麼叫驚懼跟怨恨。

後來老人把甕的封條打開，那時他還未長成，但越是殺害力大的魔獸，越是需要接觸外面的空氣，跟訓練獵殺，所以老人會趁著夜晚讓他出外獵食。

老人並不知道他已有思考能力，事實上，在出外獵食時，他一直很好奇想要看看月季這個人，因為他已經知道，老人是這世上最厲害的符咒師，但連老人都無法殺了月季，這引起他的興趣。

他出外獵食許多次，卻從未見過月季，因為老人只讓他獵食一個時辰，他必須在時間內回到甕中，否則還未長成的他，皮膚會受到創傷，能力也會因此減弱。

隨著時間流逝，他在外面的時間可以越來越久，可他還是沒看過月季，不，該這麼說，在這裡，除了老人，他從沒看過其他人，但從老人的話中聽來，月季應該

跟他住在一起，所以他不可能聞不到屬於那個人的氣息。

月季明明就在這裡，為何他從未看過他？

直到一個月圓之夜，他才知道為什麼。

他一開始獵食的都是些小動物，等到一個月後，他的能力越來越強時，他獵食的已是兇猛的大型動物，這時的他已不是為口腹之慾，而是為滿足自己嗜殺的天性。他喜歡殺戮的感覺，尤其當血從動物的身上噴濺出來時，那熱度、氣味會讓他興奮快樂，他有殺過人，可人是他最不喜歡殺的動物，並不是他對人有什麼憐憫或畏懼的情懷。

而是人是他殺過最不費力的動物。

人不會反抗、不會掙扎，對上他魔魅的目光就僵如木頭，殺他們簡直是易如反掌，彷彿把小蟲給捏死般，這讓他覺得無趣至極。

他比較喜歡殺害性情兇猛動物時，那些動物為了求生而掙扎反撲的模樣，那會讓他全身血液沸騰、狂喜心醉，殺起來特別滿足興奮。

也許因為他是這麼的強，所以每每他一出現，整座山林的動物立刻四處逃竄。

他喜歡欣賞牠們拔腿而逃的醜態，之後才一隻隻俐落的刺穿牠們的心臟，看牠們掙扎不已的死狀。

然而一個月後，他卻發現山林裡的動物沒有減少。

照理說，像他這般一夜要殺上百隻，不到一個月，這座山林的動物都該死光了，結果不但沒有死光，看也沒有減少。

這一夜他沒有開殺，而是活擒了隻動物，抓在眼前好好檢視，那動物雖然不停的掙動，但他還是看出那動物的心臟曾被生生的刺穿過，而且就是他的傑作，結果牠不但沒死，還活蹦亂跳的出現在他眼前。

他頭一次嚐到什麼叫做不悅！

有人救了這些他殺得很有成就感的動物，當下他索性把手中的動物撕成碎片，血肉橫飛，他不相信那人還救得回來。

從此之後，他都是這樣的殺法，山林裡的地全被他染紅了，那人縱是華佗再世，也沒有辦法從成堆的屍塊裡拼湊出一隻動物。

殺沒三日，他就聞到一股奇咒的味道，他是隻非常珍奇的魔獸，是以對咒很敏銳，他直覺對方也是一隻魔獸，而且力量非常強大，是他從未看過的強大。

他興奮得全身雞皮疙瘩都站起，想要去會會這個前所未見的強敵，將對方的頭從頸子上扭下來。

體內暴動的嗜殺因子讓他全身興奮的輕顫，他已經可以想像那血液濺灑在自己身上的成就感。

他無視周遭的動物，因為那已不再吸引他，循著那咒的味道，他竄進深林裡，還未發現魔獸，就看到有人背對著他，正在緩步行走。

找不到那隻他想殺的魔獸，他心情惡劣，正覺得這個人類礙眼，高跳起要殺掉他時，那人類忽然低喝一聲。

那一聲又沉又亮，在月色中恍如有生命力一般，更像隱形的鞭子，狠狠的甩在他

臉上，傷得他疼痛外，也重創他的自尊。

「坐下。」

啪的一聲，整個身體不聽使喚的他從高空落下，摔得他頭暈腦脹，而他的雙腿直挺挺的貼在地上，怎樣使力都站起不來。

他震驚的程度實在是言語無法形容，他被一個人類制住，而且還不是養成他的老人。

而依人類的背影看來，對方可能還只是個少年而已。他竟被一個十多歲的少年給制住，而且那少年一招半式未出，只是大喝一聲就把他這天下第一的魔獸給制住？！

少年沒轉過頭看他，只是雙手靈活動著，不知道在做什麼，過沒多久，一隻動物從少年身前站起，先是稍微行走後，就一溜煙的跑掉，少年的聲音帶著冷酷傳來。

「這是第一隻。」

少年才說完，腳一踢，一顆小石子就打到他身上來。

他凝眉叫痛，同時羞憤的狂吼，吼聲震天，山林中立刻傳來野獸奔竄逃跑的聲音，聲勢壯大到地動山搖，但少年卻置若罔聞。

少年每修補完一隻動物，一塊石頭就往他身上招呼而來，他幾乎全身上下都被打過，而且若是修補的動物被撕得破破爛爛的，少年踢來的石頭就更大顆，有些大得像人頭一樣，還專砸在動彈不得的他的臉上。

他這回嚐到的不是別人的，而是自己被砸傷流的血，那血汨汨而下，腥甜中有著憤怒，他扭動著身體，咆哮出如雷的聲響，但少年不動如山。

整整三個時辰過去，已是他該回甕裡的時間。

這時少年也把所有動物修補好，他起身，回到密林裡的一棟小屋。

少年才關上門，他就能自由行動。

身體急遽收縮，讓他明白自己再不回去就會暴斃而亡，他沒有時間去看少年的真面目，只好咬牙切齒、忍辱吞恨的回到甕裡去。

但今日的羞辱讓他發誓，明天一定要去殺了那個膽敢這樣對他的少年。

翌日他一出甕就直奔密林，但卻不見少年的蹤跡，他推門進去少年搭建的簡陋竹屋，屋裡幾乎空盪盪，只有幾件衣服、桌椅、一個破爛的櫃子、缺了角的茶壺、和一只看起來更為破爛的杯子。

他將視線轉向那破爛的櫃子，上頭放滿了書，旁邊他手一拍便可化為灰燼的桌上，放了筆與紙。

他沒有看過書，好奇的把書拿下來，裡面的文字扭曲，像些怪異的蟲扭在一起，他完全看不懂，不一會他注意到桌上有張寫滿字的紙，應是少年寫的，他的字型端正帶著奇麗，他記憶力很好，很快就記起字形。

然後他每一日都來，為什麼？連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少年在屋內，他在屋外，日日皆是如此。

他聽到少年唸書的聲音，趁著少年不在時，他就進入屋裡，好奇的把少年唸過的書一一的記在腦海裡，很快的，他就能讀能寫能說。

少年擺在屋裡的書全被他讀遍了，少年好像也知道，又運來一批書，少年跟他同時在讀，因為讀書的樂趣，他沒有時間去殺那些動物，他讀得越多，就越覺得人類的世界浩大而有趣，其間他能離開甕的時間也越來越長。

書都讀盡了，能夠自由遊走時空的他開始闖進別人的書房，隨手就搬來許多書，他全放到少年的書櫃上，少年對多出來的書好像也不覺得奇怪，一樣的讀著。

這是段詭異至極的因緣，他們彼此之間似敵又似友！

他們從沒真正見過對方的長相，隔著一道薄薄的門板，一個在裡頭讀書，一個捧書在外讀著，伴著兩人的，只有窗外清脆宛轉的鳥啼，與擾人清靜的蛙鳴。

他只聽過少年的聲音，看過少年的背影，但從來沒看過少年的真面目，少年沒有人的氣息，所以聞不出人的味道。

少年身上積聚了許多毒咒，有些還很奇特，他覺得很奇怪，普通人若是中了其中一樣毒咒早已死去，但少年卻依然活著，他心裡明白，這個少年就是月季。

因為他身上那些毒咒除了養成他的老人，沒人施展得出來，可他實在是不解，少年為何會中了那麼多咒，依他看，少年都能輕鬆制住他這頭魔獸，就代表少年的能力也是非同凡響才對。

於是，他好奇的觀察著少年，發現少年每日都會到老人的屋裡，他蹲在屋頂上，收斂著身上的氣息，不讓任何人發現他。

手力微使，他扳開一片屋瓦，藉著燭光，他看到了少年，雖然還是看不到他的臉，但他可以清楚的看到對方的一舉一動。

老人給了少年一杯水，他一看就知道那水含有劇毒，因為他也曾服用過，但他是魔獸才能安然無恙，而少年只區區是個人類而已。

少年喝了那杯水，身子連顫也沒顫的泰然自若，就像那只是生津解渴的泉水，反倒是老人的手顫抖得厲害，顯然是對少年的面不改色既驚且懼。

「進來吧，只要你沒死，我就會繼續傳你咒術，這是我承諾你的。」

少年跟著老人進了內室，他一直靜靜的在屋上等著，不多久，少年出來了，他緩步的走著，那毒藥絕對不是沒有發生作用，少年身軀彎下，彷彿瞬間老了七、八十歲，再也直不起腰。

沒有回到屋裡，少年走到一處水池邊，開始嘔血，他的手掌心都是黑紅相間的鮮血，嘔血聲像要將肺嘔出，無法消停。

他沒看過人嘔出這麼多的血，少年也知道他在旁邊，臉也不抬的低沉道：「走開。」他沒有走開，反而走近，他拉起少年將他浸入水裡，少年連抵抗的力氣都沒有。水非常的冰，少年身體急速的失溫，但他沒有停手，還用冰咒把水結冰，想把少年給急速凍死。

少年一凍死就不會再嘔血，他討厭聽到他那嘔血不適的刺耳聲音。

下一刻，少年的手穿越冰層揪住他，他驚駭不已的看著少年冷若冰霜的雙眸，不敢置信少年竟還沒有凍死，絕沒有任何一個人類在這樣的溫度下還能活著。

除非，他不是人！

「滾開。」

從開始的要他「走開」，現在變成了「滾開」。

少年的聲音跟他的雙眸一樣冰冷，他第一次見到少年的真面目，少年臉色枯黃猶如油盡燈枯般，那是長久以來體內毒咒在磨損他的生命，他柔弱如柳條的身軀彷彿狂風一吹就會被攔腰折斷，唇色蒼白如雪，只剩一雙眼眸晶亮得令人詫異。看著他那燦亮深邃的眼眸，會有靈魂被吸攝的驚懼感。

他現在已經懂得人類的語言，但少年的神態卻不是人類有限的語言所能形容的冰豔，他低下頭，雙手捧住少年刷白到沒有血色的臉，含住那此時顯得異常蒼白的唇瓣。

縱然命在旦夕，少年的身體依然不見一絲顫抖，伸出手來環住他的肩頸，那手冰冷得宛如雪鑄，觸及之處肩頸一陣啪啦聲響，他體內的血立刻往外噴濺，少年下這麼重的殺手，他卻像無感的繼續相濡以沫。

他的舌尖嚐到少年唇內的血腥味，甜美得讓人發狂，他得壓制住自己嗜血的本能，才能不咬下他的舌頭、撕開他的身體。

他直接從少年嘴中灌進止血的咒，以求收到最快速的效果。

咒術發揮得又快又急，換作一般人早已癱軟，但是少年環住他肩頸的手鬆了，推開了他，顯然明白他是在為他止血，不是真要傷他，少年直挺挺的站著，看著他的目光依然充滿冷冽，但是那難聽的嘔血聲已經完全的停止。

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救少年，讓他止血，為什麼？死去一個小小的人類，對他而言根本就不痛不癢。

同樣的，少年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救自己，但是少年再度的伸出手來，撫觸剛才傷害他的地方，少年的手一碰到傷口，他那往外奔流的血便跟著止住，他也在為他止血。

少年注視著他，一直的，就像他注視著少年一樣的又深又久，他們眼眸互相映照著對方孤獨的身影，不知道時間過去多久，少年對他說了句他永遠也忘不了的話——

「我叫月季。」

少年說完就掉頭回到密林的木屋裡，他也再次回到甕中，彷彿他們之間什麼都沒有發生。

只有他心裡明白，一切都不一樣了。

沒能拔除眼中釘，老人今日特別的激動暴怒，他在甕外嘶吼著，那聲音瘡痍難聽，充滿惡毒的殺意。

「我會把我一生的絕學都用在你身上，絕對要幫我殺了月季，不能讓他活著，不能讓他搶去我咒王的位置！」

從那天起，咒王把他封印在甕中，施加了許多奇咒與他融合，他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力量正在急速的膨脹，隨著力量的增大，他嗜血的本性更加的強烈。

老人餵食他的全都是活生生又兇猛的野獸，那些平日兇狠的野獸因為他的目光顫縮，完全沒了戰意。

老人雖然把他封印在甕中，但以他的力量沒多久就可以破除封條自己出去，他不停的出去獵殺，試探著自己能力究竟有多強，方圓百里的動物在一夜之間被他給殺光了，但他仍覺得意猶未盡。

他想殺月季，那是種本能上的衝動，一想起那個人冰冷的眼神，他皮膚上就起了雞皮疙瘩，興奮得全身顫抖。

月季殺起來的快感，一定比殺這些猛獸還要刺激千倍以上，而且他的咒術也一定是一日千里，說不定可以讓他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樂趣。

他進入月季居住的密林，不知道這些日子以來，在他體內又多了多少奇特的咒毒？

他立刻現身在月季面前，使出最毒的咒毒，施加到月季身上，月季毫無招架餘地的跌飛出去，倒在牆角奄奄一息。

他不但沒感到心滿意足，還生起無以名狀的強烈憤怒。

為何會這麼容易？他這些時日當成對手的人類，難道只是個被他高估的廢物？

「這麼簡單？這麼容易？」

他掀起月季的衣襟將他拉到面前，雷霆之怒完全顯現的臉上，急聲喝問：「你到底有沒有認真在學咒術？怎能讓我這麼容易就擊敗你？」

那咒毒正在發揮作用，月季全身都迸出血水，抬手抓住了他的手。

他可以感覺到月季正在施展毒咒，但那對他而言根本就不痛不癢，他氣憤至極的扔下月季，現在才知道原來自己的力量早已超過月季太多太多。

氣憤之餘，他出去外面，看到任何的動物，不管是人是獸，一律就是殺，殺得屍橫遍野、血流成河，仍不能消滅他體內的怒火及不悅。

他走回月季住的地方，月季還沒有死，抽著氣站起身走向床邊，他連施了幾個重咒，月季腳一軟，就倒在床上。

一般人遭受到這樣的痛楚，早就神智渙散，但月季不但沒有，還能平穩的沉聲說話。「你要什麼？」

他要什麼？聰明絕頂的月季怎會不知他想要什麼？他應是最了解他的人。

「我要刺激，我要你能跟我敵對，要不然殺你一點意思也沒有。」

大敵當頭、命懸一線的這一刻，月季說的竟不是求饒的話，「那就讓我活下去，我會有能力封住你的。」

他知道月季在說謊，這世上根本沒有人有本事封住他，他心知肚明，就連那老人現在也不可能完全的封住他。

「你說謊。」

月季冰冷的眼神迸出寒意，「我從不說謊，是你不敢？」

他不敢？

區區一個人類竟敢認為他不敢，怒極之下，他竟是朗笑起來。天底下沒有他不敢的事！

「好，我等你封住我，咒王再三個月就要把我放出來殺你，這期間，我會變得比現在還強，你那時若是封不住我，就是欺騙我，我會讓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他將自己放在月季身上的咒全都收回，但是月季全身受創過重，根本就站不起來，他再施出護身咒幫月季醫治。

三個月後，他正式出甕，看到他之後，咒王全身肌肉扭曲，表情狂駭至極的死去，踩過咒王的屍體，他看向在咒王身後的月季。

他知道自己長相必定很恐怖，恐怖到老人當場嚇死，但月季看著他的眼睛眨也不眨，似乎一點也不覺得驚駭，他不曉得在月季的眼裡，自己究竟是什麼樣子。他忍不住問：「我長得很恐怖嗎，月季？」

月季並沒有回答。

他們兩個已經靠得很近了，看著月季，他嘆息了，不過嘆息中有種躍躍欲試的強烈渴求，與即將痛失對手的遺憾悲傷。

他知道今日之後，世上再無月季，也明白今日之後，可能這一生再也遇不到足以匹敵的對手。

「你是我看過最有趣的人，月季，要殺了你其實我也很捨不得……」

他話還沒有說完，腳底就急速結冰，他忍不住放聲大笑。愚蠢之徒，月季比他想的還要蠢。

「你想用冰咒封印我？哈哈，若是你真的封得住我，那我對你刮目相看。」

從頭到尾，月季冰冷的神色沒有變過，不過他輕吐了一段話，「我現在還不能死，絕對不能，她在等著我回去，我之前既然沒有死，現在也不能死。」

施咒的能力竟隨著話裡的意志變強。

那冰咒越結越厚，月季甚至握住了他的雙手，那冰結得更快了。

他笑著要控制冰咒時，那冰不但沒有融化，反而還結得更厚，他吃了一驚，月季放開了他的手，他整個人就被封進冰裡。

他驚訝至極，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他被封印住了，是千真萬確的被封印，而且還是被最簡單的冰咒給封印。

從被養成後，他從來沒有一刻像今天一樣這麼高興，他甚至想要讚美月季，他在冰中喜悅無比的大笑，假如能翻滾跳躍，恐怕他會像隻偷摘了桃子的猴兒一樣的上跳下竄。

「月季，你真的做到了，只不過這封印不了我多久的，看在你說到做到的分上，我可以讓你再活三個月。」

他言語中充滿讚美，這一生絕無人能像月季一樣，總是帶給他驚喜，他讓他興奮滿意，歡喜得願意讓他多活幾日。

但月季只是將手靠近冰面加強封印，霎時，魔獸發覺自己動彈不得，月季將他完全的封印住，然後封進貼了符咒的甕中。

他在甕裡待的時間不只三個月，是更為長久的時日，等破甕而出時，已是好幾年後的事。

第二章

三年後·京城

國師府內，雕樑畫棟的樓臺亭閣，一眼望去迴廊九曲，精緻的欄杆是上等白玉所製成，顯得那樣的潔白無瑕。

欄杆旁種了參天大樹，蔭下清涼舒爽的微風吹拂，幾棵攀上大樹的藤蔓，幽雅別緻的點綴了幾朵紅黃花兒，增添了熱鬧氣息，錯落有致的景色，讓人像洗滌了塵灰，換上煥然一新的心情。

「國師，聖旨到了，接旨去吧。」

光著腳丫跑進來的人，濃眉大眼，嘴下鬍子修得高高低低，倒像是黏上去的。做為國師的貼侍，阿狼一向把自家主子的話奉為聖旨，當國師說男人就要留鬍子才像個男子漢，沒有鬍子的他急得要命，後來不知去哪拔來幾根毛，稀稀疏疏的貼在下巴上，偏偏那膠也不太黏，他一路跑著，流了些汗，那鬍子就掉了大半。而被稱為國師的男人，年約二、三十歲，氣宇軒昂、身姿頎長，一襲月牙白長衫，外面罩上狼毛大氅，玉樹臨風不足以形容其丰姿，狂野霸氣也難以形容他的氣勢，他比著地上的雪做了個嘴型。

阿狼啊的一聲叫出來，「我又忘了，國師。」

「裝人也裝得像一點，你赤腳走在冰雪中，不是一貧如洗的窮小子，就是——不是人的東西了。」

阿狼苦著臉道：「國師，我穿不慣呀，那鞋好緊，錮得我好難受。」

「等你被發現不是人，讓人給勒死了，肚子穿個孔，吊上樹頭，那時就不會難受了。」

血腥無比的場景，他卻言笑晏晏的。

他身邊是一襲桃紅色襦裙外罩雪白狐裘的豔麗女人。

她咯咯一笑，掩住嘴道：「國師大人，好毒的口舌。」

她的打扮將她的嬌俏美豔完全襯托出來，與俊美的國師站在一起，就像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。

「對呀，國師對我最壞了，明明說過我跟著他不愁吃不愁穿，也不會被人發現不是人的。」

國師哼了一聲，「我身上這大氅舊了呀，正等著你一身的皮毛換件新的，你死得快，我換得快，何樂而不為。」

阿狼聽得渾身驚顫，立刻跪下哭道：「國師，饒命呀，我以後一定穿鞋，也會吃青菜，不會光吃肉，看到生肉也不會一口咬上，至少等到別人都不在才……」

他這廂悲苦立誓，國師身邊的女子笑得直不起腰。

她早就知道這對主僕不是人，但她不在意，能夠爬上京城第一名妓的位置，她的膽識自是非比尋常。

而國師只是賞他一記白眼，邁步前往大廳。

一見到他，傳旨太監就笑吟吟的，誰不知道國師法力無邊、神通廣大，是當今聖上跟前的大紅人。之前皇上腹痛如絞，還說夢見有妖獸啃咬自己腸肚，御醫們無法可治，前任國師也束手無策，朝野一片愁雲慘霧之際，國師像是足不沾地的踏著夜色而來。

「吾路過京城，見帝星被烏雲障蔽，深恐宮內有亂，非天下黎民之福，因此貿然前來，皇城南面午門之處，掘地三尺將有魔物出世，燒毀後，帝自會不藥而癒。」說完飄然而去。

皇城守衛傳報，皇上大駭，疑是仙人傳訊，依言下令掘地三尺，真有一肉色怪物，焚燒時還發出淒厲怪叫，之後皇上果然不再腹痛，立刻派兵尋人，並頒下聖旨要此人繼任國師之位。

國師那時只說自己無名無姓，不該當此大位，皇上感念其恩，也不強問他姓名，且親口承諾他可不行跪拜之禮，國師才勉為其難接受皇恩，此事足見皇上對其之看重。只是今日這道旨意，料是國師神通通天，也是難辦得很呀。

「國師聽旨，皇城四周瘟疫肆虐，皇上下詔，要國師辦一場消災去疫法會上達天聽，若有所需，禮部供其差遣。」

「吾夜窺星辰，知曉這場疫災難避，只等一貴人進城，此災自會化解，就請公公如此回報皇上吧。」

「這貴人是什麼模樣，是否要貼出黃榜找尋？」傳旨太監從未聽聞這樣的奇事，立刻請示。

一撩頭髮，國師溫文儒雅道：「我已三年不見此人，不知他是死是活，也不知現在是何面貌，更不知他身世，不如就在黃榜上這樣寫吧。」

傳旨太監豎直耳朵，只聽國師琅琅之音字字清晰。

「冰封三尺，封甕三年，我今國師，尋你月季。瘟疫何解，你心明瞭。一日不見，瘟疫百人，二日不見，瘟疫三百，十日不見，京城死絕。」

這傳旨太監已在皇宮當差許久，縱使見過不少大風大浪，聽到最後一句也嚇得臉色發白，冒了滿額的冷汗。

「這種話貼在黃榜上，豈不引起百姓們的恐慌。」

國師嘴角露出微笑，「若不寫得嚴重些，那貴人不會出現的，他能隱去自己的氣息，讓人無跡可尋，真教人急煞呀，恨不得把他……」開膛破肚、撕碎血肉才能稍解心中被禁之恨。

但當看到傳旨太監一臉驚疑的模樣，他笑了笑，改口道：「也是，不該引起百姓驚憂，最後一段就寫十日不見，國師甚念，教他莫忘了同居之時，山中野獸之狀。」那山中野獸當年可是不在意的濫殺無辜，這話隱著說，也夠讓月季明白，要他殺盡京中人都不會有絲毫的遲疑。

傳旨太監得令回宮覆旨。

國師返回後院，那貌美女子已脫得赤條條斜倚在榻邊，她豔媚無限，柳眉一揚，「什麼事這麼開心？」

他將她壓在身下，撫摸那柔軟銷魂的身子，聽她柔媚嬌吟，一邊回道：「終於要見到我此生最在意的對手，教我如何不歡喜呢？」

「你、你是說那叫月季的……的男子……」

在男子頂撞之下，她意識開始渙散，嬌喘無力。他精力過人，一夜不倦，如此擁有精力、魔力、魅力的英偉男子，若不是她這名滿天下的第一名妓，誰能滿足他？

「是呀，舞衣，他會出來的，我威脅殺光天下的人，他就會出來的。」

國師雙眼射出嗜血厲光，手下揉捏著雪白的椒乳，那足以令全天下男子獻盡金銀的美妙胴體正在他身下忘情的嬌顫，他臉上表情卻平淡無味。

男女交歡只是為宣洩他過人的精力，肉體的歡愉也不過是人間事的一樣。

這一切都是月季教導他的，讀著月季的書，他知曉人間的運行法則：皇帝、朝臣、百姓的高低貴賤，而現在他就要用這法則逼出月季，身為國師的他，要用世俗的力量逼出他。

身下千嬌百媚的人兒，放浪的媚態不能讓他有所激動，但只要一想起月季枯黃的臉孔、那狂風就能吹折的腰身，一陣興奮就湧上。

他會來的！

月季不會眼睜睜的看他殺害幾千幾萬人，一個曾經縫補他殺害的動物的善心人兒，縱然眼神再冰冷、舉動再決絕，也不會坐視他殺掉京城裡所有的人。

他對自己這一計相當的有信心。

有時，命運竟是如此的殘酷。

往日，他盡己所能的在這世間最殘酷的人手下尋求生機，換來的卻是筆直、沒有轉圜的死路一條。

如今想要平靜的等待死亡，讓時間催發體內的咒毒，侵襲他已是半死的身子，命運卻不允許他安然長逝，看見黃榜上的御令，想起那不知名的魔獸，他嘴角不由得掀起一絲若有似無的苦笑。

當時的他，為一個人不能死！

他想要活著回去見她。

所以他竭盡所能求生，許是天可憐見，他當時並無自信能封印得了那隻魔獸，三年後那魔獸破甕而出，搖身一變成為當朝國師。

那魔獸聰明絕頂，竟用人間權勢身分隱於朝野，還讓朝廷貼出黃榜尋他。

魔獸不是人，但有的心機智慧卻勝過人百倍之多。

他說自己讓他驚奇不已，他又何嘗不是讓自己驚訝難解！

月季起程入京，敲下國師府門上的大銅環時，那魔獸像早知他的到來，門環一敲，他便打開大門，迫不及待、驚喜交加的迎他入內，就像在迎接著久違不見的摯友般。

「你來了，月季！」

端詳著他的臉孔，國師興奮得心臟狂跳。這是真正的月季，而不是自己這三年來日有所思、夜有所夢的幻影。

「我來了，魔物。」

月季仰起頭來，因為咒毒的關係，他的身體幾乎沒有發育，仍像三年前一樣，維持著少年的體態，只是更清瘦了些。

「欸，你太瘦了，這樣吃起來不好吃呀。」

看著他瘦骨嶙峋的身子，國師咂著嘴，完全不避諱的脫口說出自己想要吞食他的

血肉，因為他已滿腦子在想如何撕裂他、嚐遍他的血肉。月季的血必定甜美宛如醇酒，會讓他咬上一口就再也欲罷不能。

「燉成排骨，應該還是不錯的。」

月季淡然回話，就像談論的不是自己的身體與生命，來京城的途中，他已明白這兇狠魔獸尋他的理由。

不外是殺了他以洗刷恥辱，而他這條命早如風中殘燭，死於體內的咒毒，與死在這魔獸的手裡，又有什麼不同呢？

人難免一死，不論富貴貧賤，當個皇帝也好，做個乞子也罷，終要化為黃土一抔！也許這魔獸一爪撕了他，遠比忍受咒毒發作時的疼痛難當好。

他才剛說完，國師瞪大眼瞧他，隨即放聲大笑。

他的笑聲震動屋瓦，驚得樹上的鳥雀亂飛鳴叫，紛雜的鳥鳴聲應和著他止不住的大笑，儘管嘈雜，卻也像是萬鳥齊鳴的歡悅之音。

「停止疫災吧，我來了，任你處置。」月季再道，他不忍因為自己這個將死之人，竟要死上那麼多人陪葬。

國師拉起他的手擺動著，喜悅的模樣不若一向冷靜自持的樣貌，而是像得了自己日思夜想玩具的小男孩，喜得都快飛上了天。

「明日，我明日再去，今日我要想想該怎麼處置你，原本我猜自己一見你，應該會憤恨無比的立刻撕裂你，但是……」

他搖頭晃腦，喜不自勝的喃喃自語。

「你總是這麼的與眾不同，我在這繁華京城，見過多少俊雅清高的公子哥、美艷無雙的女子，但是他們哪及得上你萬分之一，我要餵飽你，餵胖些，然後該如何料理你才好？清燉雖好，但切成塊時流的血就白白浪費了。」

他才剛說完，月季就立定腳跟，他施力一拖，但月季就像腳底生根般，任他力氣再大，也拖不動他一步。

「月季任你處置，就算在國師府裡待上一夜也無妨，但一日之差，那些得了瘟疫的人會死上多少？」

「就十來個而已吧，有什麼差別嗎？」

國師輕描淡寫，人命在他眼裡毫不值錢。

「你立刻去停止疫災，要不然我不會進國師府。」

「……你還真不怕我立刻殺了你。」

國師嘴角帶笑，眼裡卻染著怒氣，他原就喜怒無常，入世後眾人對他更是敬若神明，如何能夠接受月季對他的不敬，但他來不及發作，月季已經出口喝道：「坐下。」

國師笑不可遏，因為這一坐咒，在山林中他曾敗給月季，也是兩人結緣的開端，現在他魔力何等高強，豈會……

啪的一聲，他雙膝一彎，彷彿無力的腿直打顫，就算想要撐起，也軟得像團爛泥，於是他一古腦的落坐在骯髒的地上，他屁股疼得像被重打了一大板。

這奇恥大辱，就像有人出其不意甩了他一記耳刮子，疼得他又羞又惱。

打從他成為國師以來，出入有香車，坐臥的是錦絲軟榻，何曾像以前一樣席地而坐，而且還是坐在自己家門口動彈不得，就像被爹娘責罵的小男孩。

「你！」他虎吼道，聲若雷霆。為什麼這招對他還是有效？

他一點都不明瞭，但腦袋不明白不代表情緒沒受到波動，他氣得都快瘋了。

「月季已如黃榜所言而來，懇求國師立刻收回疫病之咒，國師若是不肯，我們就坐在這裡一夜，讓京城裡來來往往的人看見國師坐在黃泥地上，跟月季大眼瞪小眼，月季在京城沒名，自然是丟得起這個臉的，但國師何等人也，狼狽不堪的坐在府前一夜，還能讓人相信你法力通天嗎？恐怕明日連皇上都要懷疑起你的法力。」

人一旦嚐過權勢的滋味怕是再也割捨不下，眼前這頭魔獸也是一樣。

「你在威脅我？」

他又嚐到那股咬牙切齒的憤恨，三年多後的今天，在他以為自己勝券在握的這一刻重嚐舊味，分外令人惱怒。

「不，月季在懇求你，疫病之咒月季雖然也能解，但此咒陰毒，旁人解之總要自損三分，唯有施咒之人能迎刃而解。」

「這是求人的態度嗎？」國師橫眉豎目。

月季一拂下襪，單膝跪下，「月季求你了。」

他跪著，但眼裡沒有屈辱悲憤，彷彿情緒已從他體內抽離，在此刻，他比他這隻魔獸更不像有七情六慾之人。

他仍是那個曾經封印了他三年的月季，朗朗乾坤之下，人淡如菊，一襲破舊布衣，隨意紮起的髮絲，在他身上沒有任何寶石妝點，衣著樸素，面黃枯瘦，根本就比不上京城的公子哥，更別說是名妓舞衣。

但他那股清淡雋雅，令他即使跪地受辱也纖塵不染、脫俗超凡，任誰也削減不了他的傲氣與尊榮。

他的聖潔清高會讓人自慚形穢，就連自己，也一時間有些炫目。

當日，國師出城施法，疫病傳染忽然停止，皇上大喜，宣他入宮，賞賜了許多金銀珠寶。

他耐著性子，聽那老頭一長串天佑我朝和對他的溢美之辭，若非還需要國師這身分，他早把臭老頭給一掌拍死。

拚命忍耐著，從一數到一百，再從一百數回來，以免出手把喋喋不休的皇帝老兒給打暈，對他而言，這可算是他今世最大的忍耐。

而宣他進宮還不打緊，龍心大悅之餘，竟特許他留宿宮中，這種恩寵他才不要。他一心想要出宮，宮門卻在夜色下一道道的關閉，外面的人進不來，裡面的人更出不去。

憑他的能耐，要出去誰攔得住，但這人間國師身分綁手綁腳，氣極的他無奈的倒頭就睡，但哪裡睡得著。

身邊一堆太監深知聖上對他的看重，此時不巴結更待何時。

添衣添被，硬挨在他身邊打轉，臉上阿諛奉承的諂媚絜笑，真是煩死人。

這一生中他最憤恨，也是唯一能惹得他哈哈大笑、錯愕吃驚的奇人月季，就在他府內，他尋了他三年，好不容易那人終於出現在他眼前，縱然知道他既已守諾出現，就不會走。

但他捱不住呀！

把世間最美味的糖酥放在一個嗜吃甜的孩子面前，要他忍耐的看著，鬼才忍得住呢。

天才微現魚肚白，他便已下床整冠，宮門一開，他立刻飛奔而出，終於，自家的門府就在眼前。

他等不了僕役來開門，腳尖一點躍入牆內，落進花叢裡，冠亂了，衣破了，鞋也掉了，但一整夜禁錮在宮裡的鬱悶卻去了大半。

留宿宮中是為天大的恩寵，是多少權勢薰心的朝臣所嚮往的，但在他心裡只有兩字可形容——

麻煩！

阿狼耳尖，一聽聲響，立刻探出房門，看到這模樣的主子，也忍不住駭異得張大嘴巴，不太敢相信的問：「國、國師，是您嗎？」

「月季在哪？」沒理睬貼侍的問題，他逕自問道。

昨日月季一跪下，他就頭腦發暈，隨即順了月季的意，前去他傳播疫病的地方繞了一大圈解除疫咒，正要回府，得了消息的皇上就派人宣他進宮，所以他還不知月季被安置在府內何處。

「月季公子正在西廂客房休息。」

「好，讓他睡好，也得讓他吃好，這樣餵胖些才會好吃。阿狼，吩咐廚子早膳給我弄得豐盛些，我去叫月季起床。」

他一閃身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到西廂客房，他推門而入，月季還在熟睡，恐怕是一路急趕而來，累得他疲憊不堪，竟睡到這會還沒醒。

他走到床邊，細細打量才發現，月季的臉好小，比他看過的一些江南女子還小，他瘦骨嶙峋，氣色也比三年前還要更差，他身上的那件衣服，就像塊布一樣，蓋在他不再長肉的細瘦身子上。

以前他覺得狂風一吹就會把月季的身子給折斷，現在，他覺得只要自己輕柔一握，這身子就會如紙片般碎散。

月季將手掌依在自己臉旁側睡，那手瘦得連腕關節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這樣一雙細瘦無力的手把自己禁在冰裡、封入甕中的嗎？

再往下，那白皙纖細的脖頸柔嫩無比，他一隻手就能扭斷它。

雙襟交接間，形狀分明的鎖骨鑽出衣料，從衣縫間，他能瞧見月季那小小的乳首，像是春天的粉色花苞掩在樸實的衣料下，怕被人發現他的豔美。

一股熱潮湧向下身，他吃了一驚，月季偏在此刻張開眼，他個性原本張狂自大，不將任何人看在眼底，現在因為身體的異樣，在對方直勾勾的目光下倒退了幾步，像做錯事的小娃娃。

隨即一股自傲再度湧起，他不允許自己被月季這般影響。

他身邊的舞衣比月季豔美上千倍，他都不為之心動，以月季這病弱身子，煮來吃還嫌肉少，真要壓在床上做那事，只怕他還沒盡興，月季就已斷氣。

「你回來了。」月季披衣而起。

「那臭老頭的話多得像說不完，根本不肯放我回來，真是令人厭憎，走吧，吃早膳去了。」

花廳裡，幾個婢女端來飯菜，阿狼早聽主子說過月季這人，昨日一看，才知竟是個病懨懨的男人，如今同桌吃飯，又忍不住打量起他。

月季向他投來意味深長的一瞥，他睜大眼睛不解，就見月季笑道：「尾巴露出來了。」

「什、什麼？」

阿狼大驚失色，忙轉頭去看自己身後，果然尾巴露出一截，幸好婢女已經都下去了，要不然豈不嚇死她們。

「收不回來，怎麼收不回來？」

他一臉快要哭出來，若是不能留在人類的世界，他要怎麼找自己的恩人？

月季輕拍他的肩，「沒事，我身上的咒毒太過強烈才會影響到你，下次別坐在我旁邊。」

阿狼立刻離得遠些，果然尾巴就不再露出。

他則夾了許多菜到月季碗裡。「吃胖些，這樣吃起來才可口。」

「國師要把月季公子養來吃嗎？」

至此，阿狼終於搞懂兩人「飼主與牲畜」的關係。

而他欽佩的看著月季。除了國師，以前什麼和尚、法師，見了他，都不知道他的原身是狼，就連前任國師也沒看出來，就月季公子看出來，而且還不太吃驚，這月季公子果然不是普通人，也怪不得國師對他一直念念不忘。

「嗯，要養來吃，他若聽話就晚些吃，他若不聽話，今夜就吃了他。」

阿狼無法判定這是不是笑話，就像主子老是對自己說要件狼毫那樣，他驚疑不定的看向月季。

見月季鎮定如常的舉箸吃菜，所以阿狼就涎著臉笑了，認定這應該是個笑話，但國師看著月季的眼神，像該從哪裡下嘴才會好吃的露骨，又讓阿狼覺得這好像不是個笑話。

「菜好吃嗎？」魔獸興致極高的問他的客人。

「嗯，好吃。」

「湯好喝嗎？」

「嗯，好喝。」月季一貫平淡的回答。

「你是我的恩人，月季，若沒有你的再造之恩，我恐怕仍在野地沒有開智的活著，我不想讓你死前太難受。」

月季停箸道：「你真正出世才短短三年多，依人間來算，你不過是穿鞋學步的黃

口小兒而已，所以你一心想殺了我吃食，這就是幼兒行止，擺在眼前的東西，不管能不能吃，就想塞入嘴裡，我能明瞭你急迫想要吃我的心情。」

他把他說得像個白癡一般，魔獸生性高傲，再加上後天養成的狂妄自大，聽他這麼說，自然是勃然大怒。

「你竟敢如此瞧不起我，這世間有什麼東西是我不知曉、不明瞭、不能得到的。」他大吼道。

阿狼嚇得跳起來，縮在一邊。從主子將他從狼變身為少年，他就明白主子並不是人，所以才會因為憐憫，將他帶在身邊。

主子身上有股難以形容的煞氣，但他總沉穩的將那煞氣隱去，他從未見他如此暴怒。

月季擦了擦嘴。

此時他的處之淡然讓阿狼更加佩服萬分，簡直是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。暴怒的主子氣勢震天，但月季公子好像沒有感受到，或者他有感受到，卻不以為意。

月季輕聲道：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就算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，也不敢妄稱自己全能全知，你今日會這麼說，代表你真的是出世三年的孩童而已，只有初生之犢才會狂妄自大，你以為自己力量強大就能得到一切，但不論你力量如何浩大，終是找不著我，所以才使計逼我現身，不是嗎？」

「你——」

魔獸氣到說不出話來，卻也難以反駁。他破甕而出後，不論如何費盡心力，就是無法尋到月季的氣息。

這對他是一種打擊，更是無以言喻的奇恥大辱，他真就敗在這人類手下，連要找他報仇雪恨，也搞得自己灰頭土臉。

這世間還有比這更令他無法忍受的恥辱嗎？

月季正色望向他，「我命已不長，能再多活半年都是奢求，這期間我會待在這裡，任你要吃要宰絕無二話，只有一事相求，那就是在我死後，請你以你國師的身分告知某女，說我月季千真萬確已死。」

「你要死就死，為什麼我得當個小廝為你傳話？」

「言語具有力量，難道你不好奇為什麼我要你坐下，你就動彈不得嗎？」

這點倒是勾起魔獸的好奇心，他抓耳搔腮，苦思不已，還真完全不能理解為何月季小小坐咒對他有效。

以前自己力量不夠，他能夠理解，但昨日月季用了同樣一招，他卻毫無抵抗之力，一跤坐倒在地。

月季端起茶杯，顯然已知他的答案為何，他展顏一笑，笑容美如春花綻放。

不，不可能的，這樣醜陋的男人，跟春花根本就沾不上邊，但他那一笑，讓國師又覺得自己的腦袋變成一團漿糊般無法思考。

這也是種魔咒吧？

能讓他喪失理智聽其囑咐，就像他一叫他去解疫咒，他就乖乖的去了。

這鐵定是月季對他下的另一種咒語，就像那個讓他坐下的咒語一樣，他抵抗不了。

再望向他，那笑容卻已消逝在月季唇邊，恢復成往日清冷模樣，他忽然覺得自己也許不是抵抗不了，而是——不想抵抗吧。

Crescent